

在七月酷热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听我的朋友、上海交通大学行业前沿课程教授胡梅雄先生为宝岛台湾歌手孟庭苇创作的系列歌曲“新都市爱情三部曲”。这三首歌曲,犹如一阵又一阵清凉之风,吹拂着我内心的浮躁和疲惫,让我想起我们一起在新疆赛里木湖寒风凜冽中的呼唤,以及观察“赛里木湖蓝”的冰块撕裂后大地的变幻色彩,聆听赛里木湖周边哈萨克族人爱情故事的情景。原来,这些深切真挚、细腻入微的情感故事,通过梅雄兄的心血沉吟,借由孟庭苇的歌声,凝结成了一名《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动人心弦的歌曲。而后,胡梅雄先生回到大都市的书斋,目睹着上海沧海桑田的变迁和深入北京漂泊者心灵的歌曲《寂寞的上海下起了孤单的雪》《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相继诞生,构成了一部完美的从新疆到大都市上海和北京的“新都市爱情三部曲”的歌坛佳作。

这三首佳作展示了生命的三种大美。首先是生命中爱情的浪漫与凄美,叙事歌曲创造出来的想象之美。《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源于采风中所听来的一句话“赛里木湖是大西

十几年前的一天,妈妈在河边洗衣服,不小心滑倒,腰椎骨受伤,整个人动弹不得,只好进县城住院治疗。我放下手头繁重的工作,请假连夜赶了回去,在病房见到妈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责怪我工作忙,不应该为这点事回来。

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准妈妈去河边了,并且花钱把老屋进行了改扩建。加装了密封透明雨棚,整修了墙壁地面,安装了抽水马桶、煤气灶台和空调,增建了洗衣房,购买了洗衣机,更换了门窗、桌椅等,目的是让辛苦了一辈子的二老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好生活。

一段时间后,看到洗衣机不停地转动,自来水哗哗地流淌,妈妈心疼了,仿佛淌走的是一张张百元大钞。不管我们怎样善言相劝,八十多岁的妈妈放着洗衣机不用,总是偷偷摸摸去河边洗衣服。我着急,打电话劝妈妈,妈妈居然一口否认。我请嫂子看住妈妈。嫂子答应了,但也不能寸步不离,于是请家在河边的朋友帮忙监督。有一次,妈妈又端着一盆衣服,光脚过河洗衣服,朋友就打手机叫来嫂子。嫂子劝她,她比嫂子还有理由:“能有什么事啊,这里水清,又不花一分钱,汰起来多方便啊!”

正好侄女小芳从南京回来,我心生一计,请小芳把她奶奶下河洗衣服的场景拍成视频传给我。

第二天清晨,小芳提前到河边等。只见奶奶端着一个黑水桶,穿着塑料拖鞋,慢腾腾来到码头。见到小芳,她有所警觉,只跟小芳聊天,不下水,并催小芳快去忙。小芳装着有事走了,很快返回,对着她偷偷拍摄。只见她把衣服从桶里拿出来,放到水泥台阶上,双脚直接下到水

用歌声唱出生命之美

——听孟庭苇演唱的“新都市爱情三部曲”

李广平

洋留下的一滴泪”,胡教授展开想象的翅膀,让白天鹅起飞,再将哈萨克姑娘那滴炽热眼泪,凝练成天鹅与少年在赛里木湖的凄美相遇。孟庭苇的歌声如湖风拂过:“那个太忧郁的少年,爱上像云朵的天鹅,想要永远定格她的美”,音符飘荡在冰清玉洁的赛里木湖面上,构建起一个超越尘嚣的平行时空。但是当“雪山默默凝结谁和谁的心碎”,“浩瀚星河在为谁和谁而闪烁”;当我们在现场看到



的赛里木湖蓝色“崩裂的冰块一层层推向岸边”,那碎裂的声响何尝不是爱情纯粹质地被现实撞击的隐喻?这滴“泪”是胡梅雄对遥远爱情传说的深情回望,更是献给所有在钢铁森林中渴望心灵绿洲者的梦幻邀约——它凄美如歌,却永恒如赛里木湖。这首歌曲其实还呼应了孟庭苇多年前演唱的名作《谁的眼泪在飞》,两首歌曲形成互文关系,丰富了歌曲的故事性,让两朵时空交错的爱情之花盛开在

智“斗”老妈

赵步道

里,本就佝偻的腰弯成了一百多度,吃力地洗着一件件衣服。那情景真让我们担惊受怕。

录像很快传到“幸福赵家”群里。我有了铁证,便在群里用语音发话:现在老家发大水,码头被淹,台阶上长满青苔,老人容易滑倒;八十多岁的老胳膊老腿,长时间这种姿势,造成大脑缺氧,随时可能晕倒在河里。这样不听话,出了问题怎么办?抢救也来不及啊!这让我们在外边的子女如何放心?

接着,我让小芳转告爷爷奶奶:我准备近期回去,花几万元改建一下村里早已弃用的码头,安装护栏,配上凳子,确保她老人家洗衣服时不致滑倒。实在不行,我花钱雇人帮他们洗衣服。哥哥嫂子和弟弟妹妹齐声附和,直言危害,更多的是责怪妈妈不听话。

小芳把偷拍的录像给奶奶看,并把我们几个子女的语音放给她听。她尴尬地笑笑:“你这么早在码头等我,原来是偷拍我的小照,向你二叔告状啊。”一听到要花钱,她立刻说:“我身体好好的,请什么人啊!”说到今后的保证,她一边躲镜头,一边闪烁其词:“哈哈哈哈……不洗了,下河……”这种含糊的态度还是让人不放心,可那又怎么办呢?

武夷山天游峰,海拔不高,却山道险峻,像我年近六十岁、疏于运动之人,登顶颇非易事。侃劝我道:“别纠结了,老哥俩还是找个地方喝茶去。”于是,我与倪去了山下茶庄。“武夷水泡武夷茶,‘一级来’。”一句上海南郊特有的乡音,牵动我的视线。是右前桌位,两位女士对坐着品茶聊天。烫着花白卷发的那位说:“真的要爬上去?”略显高瘦一头银发的那位说:“来都来了,就上去看看吧。”“我俩加起来快一百四十岁了,来嘛哇?”“我佝走走息息,肯定来喀咯。”十分钟后,这对银发姐妹背起行囊上山去了。我暗想,她们都行,我为何不行?便一咬牙,背起摄影包,冲倪笑笑说:“茶留着,等我下了山再喝。”说完,走出茶庄,几分钟便追上了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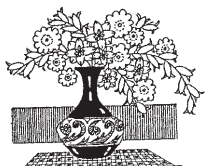
虽已秋天,但下午一点多的武夷山,蓝天白云,气温升至三十摄氏度。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包,没走多少台阶,便汗湿衣襟。而那对银发姐妹,手持小风扇,嗡嗡地吹着沁着汗珠的脸,谈笑

鹅”,为歌曲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风味。而胡梅雄来自北京街头灵感的歌曲《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则用“台北的夜空、无措的星星、漂泊的云”呼应孟庭苇的名作《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胡梅雄对孟庭苇早期经典的致敬与重构——“我是台北漂泊的云”唱响,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形成跨越三十年的时空对话。音乐在此成为魔法师,巴赫《咏叹调》的深沉引子,终章《小星星》的钢琴变奏,构建起一座座情感回廊——让漂泊者的孤寂在音符的明灭间获得尊严的栖居。这就是用音符构建的人性之美的旋律化展示,也是音乐人最大的尊严。

其三是生命的历程之美。三部曲构成了一幅完整人生的情感迁徙图:从赛里木湖的超自然旷世奇恋,到上海雪夜的孤影独吟,再到北京台北双城流浪的无奈星云,这不仅是地理坐标的转换,更是现

代人情感历程的凄美优美到壮美心灵图景的缩影。胡梅雄以敏锐的心灵观察力,想象出赛里木湖的梦幻爱情,也捕捉了都市森林中我和你情感的复杂光谱:那“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润泽了我们被钢筋水泥的城市喧嚣所困扰的心灵;当“寂寞的上海下起了孤单的雪”,那些寒冷的冬夜里在拥挤的地铁上的孤独,那些在沉寂深夜的遗憾,那些不为人知的哭泣,是否能在孟庭苇充满爱与雪的冷热循环的歌声中得到抚平?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在冬夜里安然睡

夜光杯



夜光杯

去。而《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里,孟庭苇的歌声如月光,照亮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共鸣:谁不是生活里“颠沛流离”的那个人?谁又不是寒夜里“大雪纷飞”的那个人?但正是在这颠沛中,我们以泪为湖,以雪为诗,以星为引,于不自由处雕刻出爱的坚韧昂扬姿态。

胡梅雄为孟庭苇创作“爱情三部曲”,以赛里木湖的“天鹅与少年”之爱的传说为起点,以京沪千千万万漂泊灵魂的现代爱情为舞台,最终抵达了人类情感永恒内核的彼岸。孟庭苇的声音是穿越时空的浪漫与温柔,狂放与不羁的音乐轻舟,载着我们驶过赛里木湖蓝色琥珀之湖,飞越了都市的喧嚣,在音符的缝隙里,我们照见自己的泪与梦、漂泊与守望。这股音乐“清凉之风”的价值,不仅在于抚慰千万饥渴慕爱的心灵,更在于揭示出纵使时代如海啸般席卷,灵魂深处对纯粹之爱的向往与坚持,依然是我们不屈沉沦的方舟。

当孟庭苇最后一个音符消散于都市的夜空,你或许会抬头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星星——纵然流浪,那光芒依然在证明:我们曾如此炽热而疼痛地活过、爱过。



荷塘清趣 (中国画) 谢靖宇

乡音伴我前行

李新章

那么重的摄影包,很累的。”另一个说:“对呀,你还要给我们拍照的呢。”

伴着一路愉快的乡音,我终于成功登顶天游峰,感受“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两位姐姐大喊着“武夷山,我来啦”。拍了几张照片,我在山顶一隅席地而坐,把内心的感动、欢呼,一股脑儿地寄存在仍喘息着的疲倦里。

下山时,突遇短时阵雨。我对两位阿姐说:“台阶滑,一定要走慢些。”话音

伊犁河谷的雨是有个性的。车出伊宁,铅云压城,雨珠豆大,砸于车窗,迸溅成星。我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紧盯雨幕深处,总觉得这场豪雨是草原酝酿的神秘仪式。

当车进入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地界,奇迹正以戏剧性的方式登场。雨势忽然一滞,雨珠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捧住了。云层如同被利剑劈开,金灿灿的光柱倾泻而下,在草原上画出明暗交错的光影。雨水洗濯过的牧草,湿漉漉地精神,每片草叶都缀满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般的光晕;远处的雪山褪去阴霾,终年不化的积雪闪耀着圣洁的银辉,与翡翠般的草原相映成趣,美得令人窒息。

这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土地,是中国的第二大草原,至今仍保持着原始而完整的状态,处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四周雪山环绕,开都河自盆地中蜿蜒而过,造就了九曲十八弯的壮丽奇观。河道在草原上曲折延展,在特定的光线条件下,能形成“九阳连珠”的震撼画面,这种地貌与光影的绝妙配合,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同时,盆地内湿地、湖泊与草甸相互交织,完整保留着高山草甸、湿地湖泊、河流峡谷等多种地貌,是大自然耗费亿万年时光雕琢的生态奇迹。

沿着开都河蜿蜒前行,天鹅湖如同藏在草原褶皱里的明珠,在光影变幻中缓缓浮现。这片作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湿地,是疣鼻天鹅全球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春夏之交,成千上万只天鹅跨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他乡奔赴这场生命之约。它们洁白的羽翼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细长的脖颈弯成完美的弧度,时而低头梳理羽毛,细碎的水珠顺着羽梢滑落,在湖面荡开层层涟漪;时而曲颈高歌,清亮的鸣叫声在草原上空回荡。不远处,几只毛茸茸的幼崽紧紧依偎在母天鹅身旁,黑压压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笨拙地模仿着父母的动作。而在这片水域周围,盘羊、灰鸥、黑颈鹤等珍稀动物也在此繁衍生息,展现出大自然生命演化的奇迹与坚韧。

太西垂,终于赶到九曲十八弯观景台。眼前的景象恍若神祇遗落人间的画卷。夕阳悬在天边,开都河如同一条银色的绸带,在广袤的草原上蜿蜒盘旋。河道在岁月的冲刷下,勾勒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曲线,每一道光影变幻,都是大自然的即兴创作。当夕阳的角度恰好与河道的弯曲完美契合,河面上竟同时倒映出多个圆月的落日,形成“九阳连珠”的震撼奇观。每一个落日都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将河水染成流动的银波,微风拂过,每个太阳随之摇曳生姿,仿佛在跳一曲神秘的光之舞。这一独特的景观是视觉的盛宴,完美诠释了巴音布鲁克的壮美。

这让我想起250多年前那个夜晚,年轻的渥巴锡汗点燃火把,照亮了这片草原的天际线,也展露出一种壮美。土尔扈特部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五年末至三十六年夏,十七万土尔扈特人如同迁徙的候鸟,兵分三路,赶着羊群、驮着毡房,在马蹄声与婴儿的啼哭中踏上漫漫东归之路。哥萨克骑兵的弯刀在月光下泛着冷芒,追兵的呐喊声刺破寒夜。东归大军的脊梁比天山的岩石更坚硬,母亲将冻僵的孩子捂在羊皮袄里,老人们把最后一口干粮塞进年轻人手中,勇士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移动的城墙,在滚烫的沙漠中留下蜿蜒的血渍,支撑他们的正是对故土的眷恋。东归大军抢渡乌拉尔河,直插哈萨克草原,经由恩巴河暂避风雪。次年春与哈萨克联军大战后,于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抵达清朝领土伊犁河畔。历时近八个月跋涉,他们最终完成了万里东归祖邦的大迁徙。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民族大迁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篇章。

夜色渐浓,天鹅归巢的鸣叫声从远方传来,与开都河的潺潺水声交织成一曲悠远的小夜曲。草原与河流渐渐融入夜色,星星闪烁,如同土尔扈特部勇士们未眠的眼睛,守护着这片镌刻着东归史诗的大草原。

刚落,自己的脚跟未扣住台阶沿口,人便仰面倒,滑滑梯似的半躺着下去,右手一撑,拇指根部被山石掀开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表皮,流出了鲜血。两位阿姐急坏了,一个扶我起身,一个从背包里拎出那瓶矿泉水瓶,拧开瓶盖,要冲洗我的伤口。我阻止道:“这瓶子是你们辛苦背上来的,不可浪费。”瘦高阿姐训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点水?”说毕,把水哗啦啦倒在我的伤口上,洗干净了,又从小背包里拿出创可贴,帮我包扎,护我安全下山后,挥挥手,匆匆告别。

转眼大半年过去了,我与两位阿姐虽是同乡,但除了发照片,或在微信上简单问候几句,尚未约见。而那些散落在异乡旅途上的乡音,却经常穿破时空,伴我前行。

一部轮椅承载起的,是老人的快乐,是小辈的孝心,亦是文明进步的荣景。请看明日本栏。

风雨巴音布鲁克

管苏清

人在旅途

责编:吴南瑶

十日谈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